

研究斯氏体系参考资料

中国戏剧家协会编印

目 录

前 言	(1)
列宁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的评价	(3)
布尔加宁代表苏联政府在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葬礼上致悼词	(7)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与革命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11)
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	马·高尔基 (36)
聂米罗维奇—丹钦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葬礼上的讲话	(39)

十月革命和戏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44)

站在人民的讲坛上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49)

附 录:

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52)

不要轻易放过斯坦尼这个反面教员

.....鲍蔚文 (68)

一九六八年内部印发的一个读书“摘要” (73)

苏修《文学报》的一篇文章..... (99)

日修《赤旗报》的一篇文章..... (109)

前 言

十二年前，江青同林彪相勾结，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一起列入“文艺黑线”的指导理论，用以打击一些介绍和研究“斯氏体系”的艺术家。一九六九年，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连续抛出两篇文章，“批判”斯坦尼“体系”，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当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各条战线展开，我们要高举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伟大旗帜，彻底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其假“左”真右的实质，进一步澄清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在戏剧战线上，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四人帮”强加给斯坦尼及其“体系”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准确、恰当地评价“斯氏体系”。这不仅是当前揭批“四人帮”的需要，也是戏剧理论研究和戏剧创作实践的需要。

为了揭露“四人帮”在“批判”斯坦尼体系问题上的别有用心；为了促进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我们编印了这本《研究斯氏体系参考资料》（第一辑），以后还将继续编印这类资料。“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的文章与姚文元的摘编材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作为附录也收在这里，供同志们批判之用。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进入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时期。为了促进我国戏剧创作的繁荣，为了不断提高我国戏剧艺术的水平，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广征博采，对于世界各国的一切戏剧艺术流派与风格，无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瓦赫坦戈夫、戈登·格雷、维拉尔等等，以及当代的各种艺术派别，都要介绍，都要了解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于开拓我们的创作思路，丰富我们的艺术表现手段，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戏剧艺术水平，是有益处的。

在编辑这本资料时，得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中央戏剧学院的大力帮助，谨向他们表示谢意。同志们对本资料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们。

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

一九七八年十月

列宁对莫斯科艺术剧院 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评价

致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

……你们常去剧院吗？契诃夫的新剧作《三姊妹》怎样？你们看了吗？演得怎样？报上的剧评我读过了。“艺术大众剧院”①演的一向都很好，直到现在我还很满意地回想起去年和可怜的哥伦布②一道看剧的情况……

20/II 1901 伦敦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前的最后一个时期很少有时间来欣赏艺术。他只看过几次戏，大概是到艺术剧院去看的，他很推崇艺术剧院。这个剧院的演出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列宁》第46—51页

“如果有一个剧院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把它从过去的剧

院加以拯救和保存的话，这当然就是艺术剧院了”。

——列宁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谈话
(转引自《苏联戏剧史概略》一九五〇年
出版，第45页)

……后来我和伊里奇在俄国看了艺术剧院上演的高尔基的《底层》，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想看这出戏，但是看过之后，他却非常不喜欢那种演出的“戏剧性”；因为它缺少那种能够恰如其份而又非常具体地描绘环境的生活细节。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摘自《列宁论文艺》）

……我们到艺术剧院去了几次。有一次看的是《洪水》。伊里奇非常喜欢这个戏。第二天他又想去。那天演的是高尔基的《底层》。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作为一

①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力求建立一个人民的、大众化的剧院，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杰出的文化艺术活动家们所响往的。这个意图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早期的名称“艺术大众剧院”反映出来了。 摘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

② “哥伦布”即拉拉扬茨（一八七〇—一九三三年），是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同列宁很接近的一个同志，后来成为著名的布尔什维克。

个人，伊里奇很爱他，伊里奇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就对他感到很亲切。伊里奇也爱作为艺术家的高尔基，他认为，作为艺术家，高尔基在很多事情上只要一言半语就说清楚了。他和高尔基说话特别坦率。因此，很自然地，伊里奇对于上演高尔基的作品，就要求特别高。演出时多余的噱头使伊里奇非常气愤。看过《底层》以后，他有很长一段时期不想去戏院。有一次我和他还看了一次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他很喜欢。我们最后一次去戏院，已经是一九二二年了，看的是狄更斯的《炉上的蟋蟀》。第一幕一完，伊里奇就觉得无聊，对狄更斯的那种小市民的感伤有些受不了，等到那个做玩具的老头和他的瞎眼女儿开始谈话，伊里奇实在呆不下去，不等那一幕结束就离座走了。

《亲属回忆列宁》第192—197页

（摘自《列宁论文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观看了这个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一次演出。他在幕间休息时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把这个将军（一个墨守成规的保守分子，退休将军克鲁季茨基）再现的如此之好，甚至把他生活中的最细致之处都表现出来了。观众不需要任何解释，他们自己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外表显赫的官吏是个十足的白痴。”

科马罗芙斯卡娅《回忆列宁》

这次谈话时也在座的女演员格佐芙斯卡娅转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的克鲁季茨基，这才是宣传，真正的宣传。”

布尔加宁代表苏联政府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葬礼上致悼词

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五岁。八月九日，在莫斯科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尼·亚·布尔加宁代表苏联政府在葬礼上致了悼词。这次讲话的速记记录发表于次日的《真理报》上。这里的译文是根据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年鉴》译出的。

——译者

同志们，我们聚会在这里，是为了最后一次向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告别。

艺术工作者、各社会团体、学者、劳动者和红军的代表们，来到这里向苏联戏剧最大活动家、杰出的艺术大师，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为所受的损失向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家属和全体艺术工作者表

示深切的慰问。

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不仅仅属于艺术工作者们。他的整个创作活动都是同全体人民联系着的。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的噩耗在广大劳动居民的各个阶层中引起深切的衷心的沉痛这一事实，便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

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仅仅演员们知道他并爱戴他，对他们来说，他是真正的导师和表率。

千百万苏联人也知道他，他们喜爱艺术剧院，喜爱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命名的剧院，他们每天都占满了这些剧院以及我国其他上百个剧院的大厅。

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以能这样有声望，是由于他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由于他为真实的和先进的艺术，为同生活齐头并进的戏剧，为真正苏维埃的、真正现实主义的戏剧而斗争了半个世纪。

在致力真实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时，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是同自己时代的先进人物并肩前进的。

五十年前，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在莫斯科创建了“艺术文学协会”，它的任务是组织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演出。

十年后，他又同其他俄国戏剧家一起建立了他的宠儿——莫斯科艺术剧院。这所剧院的建立对俄国和全世界艺术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建立的剧院里工作的最初几

年，就会见了伟大的作家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这是很值得纪念的，目前艺术剧院就是以高尔基的名字来命名的。

要为人们做一些事情的愿望把他俩联结在一起。用高尔基的话来说，人是“我们星球上最美丽而神奇的现象”。

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高尔基和其他戏剧家一起，提高了艺术剧院的社会面貌，并帮助它那时就成为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喉舌。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为我国知识界的一切优秀代表人物，打开了艺术创作的新道路。

革命向他提出了全面地为人民服务的任务。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大军中找到了自己的岗位；他施展出自己的洋溢的天才，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都献给建立苏维埃条件下的戏剧。

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付出了很多心血来培养和教育青年。青年人常常簇拥着他，仔细倾听他的话，从他的宝贵经验中吸取知识。而他也总是把自己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传授给青年。这是作为我们祖国的公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又一个特征。

他并没有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他总是让自己的每一个想法和理论发现都经过实际的检验并付诸实现。

他热情地思考着苏维埃戏剧的未来，他为它培养了一些新的、有才华的熟练的戏剧干部，直到他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都从未放下过工作。

苏联政府对康斯坦丁·塞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出了应有的评价。他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可以当之无愧地佩带苏联政府奖给他的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

同志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思想，是同生活和人民需要紧密相联的先进的艺术思想。

他在艺术探索上是不知疲倦的，他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人民是忠诚的，他是自己祖国的爱国者。

艺术工作者们应该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些品质。这些品质帮助他们去完成党和国家向艺术提出的任务——艺术必须教育我国人民仇恨我们祖国的敌人，艺术必须号召我国公民进一步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思想、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斗争。

俞 虹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与革命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7年）是俄罗斯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文学家，剧作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之一，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至1929年，此后任科学院院士。他著有《奥里雅·克伦威尔》（1920年）、《福马·康帕内那》（1922年）等剧，以及有关俄国文学、音乐和戏剧等理论著作。

他写的这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与革命》发表于1933年1月18日《消息报》，1958年由莫斯科艺术出版社编入《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与剧作》第一卷出版。

这里的译文是根据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书译出的。

——译者

—

这是在革命后的初年，艺术剧院上演谢德林①的剧本《巴祖兴之死》。观众对莫斯克文②、列昂尼多夫③和整个才华横溢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

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来到我跟前，这是个好共产党员，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不过也像当时常常见到的，是一个信念坚定的无产阶级文化派④。

他疑虑地看了看我，幸灾乐祸地笑一笑，同时说：

“艺术剧院完蛋啦。”

“你说什么？”我答道，“难道你没看见多么成功吗？”

“这是资产阶级观众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剧院鼓掌。”他已是带着明显的气愤回答。

我和他激烈地争论起来。

几分钟以后，他那严峻的脸上露出近乎病态的表情，抓住我的衣袖对我说：

“我自己也觉得话说得太刺耳，可是，我很担心这个，我在心里谴责这个。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喜欢这种戏剧。只要放任这个包藏祸心的旧世界来接触我们，我们的队伍就会开始瓦解！”

我们的争论继续下去。非但跟这样的同志，而且还跟其他有此想法的人继续争论。在艺术剧院纪念会期间，某些具有较高文化教养的同志（也是好党员、但不是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不应该去跟艺术剧院作任何“机会主义的和解”，因此当然很不赞同我当时在纪念性演出时的祝词。

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交谈。象往常那样，我愉快地注视着那安详的、有信心的、亲切的、洋溢着某种内心光辉的、偶尔浮现一种有些腼腆微笑的面孔；注视着这个异常鲜明地表露其本质的人底整个身姿。是啊，真是这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无论走进什么样的大庭广众之中，即便是几乎没有一个相识者的大厅吧，他会一下子引起全体的注意，立刻就有许多人问起：这个仪态出众的白发老人是谁？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整个外貌，是依据他自己的原则——从内心到外部所形成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外表，极其深刻地跟他的意识、心理底优秀结构相适应。

我注视着他。这时他露出一种有点腼腆的微笑，对我说出这段颇有意义的话：“安纳托里·瓦西里耶维奇⑤，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反对革命。我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具有许多神圣的和深刻的东西。我深切感到革命具有多么崇高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而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担心的是这种新世界的音乐长时间还找不到艺术语言和艺术性强的戏剧创作来表现。至少直到今天我们不曾见到过这种表现。如果给我们、给剧院提供一些不完整的、拙于表达的、枯燥的、矫柔造作的材料，无论这材料就政论性说多么符合崇高的革命思想，我们也没法用这种思想使戏剧发出应有的音响来，就是说，我们不能按照戏剧、按照艺术家那样为革命服务，成为革命的喉舌，还会自然而然地降低自己的艺术，因为不能硬要那些从著名学校毕业的有高

度音乐素养的音乐家，去弹奏不成熟的、缺乏生活的学生习作。普希金说过胆怯的学生的手指怎么能够弹奏《自由射手》⑥。我以为这还不算太糟糕，真正可悲的倒是，大师非弹奏不可的不是《自由射手》，而是试图反映极其重大的生活现象的浅薄作品。”

当然，十年来未曾对这番话作足够准确的传达。但是，对于他当时对我说的内容的充分准确性，以及对于我此刻援引的大部分语句，我可以完全保证无误。

我还感觉到这位大艺术家深厚的诚意。我感觉到他的茫然无措：拒绝革命剧目吧（这种剧目当时的确是很幼稚的），别人就会说，大变革以后，新世界已经诞生而且开始发展的今天，你那辉煌的剧院，你那辛勤创造的绝妙的乐器，已毫无用处，这套乐器再不能适应自己的任务，不过象那种虽然很好、但已陈旧的手摇风琴，只能摇出过时的老调。或者让步吧，说一声把你们写的东西拿来，我们尽力上演——但是会有什么结果呢？不完善的材料在所有的人听来都会觉得是走了调，由于这种走调而首先受到非难的，却正是剧院。人们会说，老头子们，没落文化的残余，不能够表达新思想了，也许更糟糕，会说他们不愿表达新思想。在这里对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甚为重要的那些人，老朋友，对审美要求高的人，颇有艺术良心的人，会说艺术剧院搞什么名堂？他现在搞的难道是艺术吗？

三

威列沙耶夫⑦给我们读他自己的剧本。这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剧本不好也不坏，不管怎么样，还是用一定技